

欽定南史

卷之十
二十一

南史卷十九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九

謝晦

兄瞻弟囑從叔澹

謝裕

子恂玄孫微裕弟純述

述孫朧

謝方明

子惠連

謝靈運

孫超宗曾孫幾卿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太常哀之玄孫也哀子奕據安萬鐵並著名前史據子朗字長慶位東陽太守朗子重字景重位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重生絢瞻晦瞻遜絢位至宋文帝鎮軍長史早卒晦初爲孟昶建威府

中兵參軍昶死帝問劉穆之昶府誰堪入府穆之舉晦
卽命爲太尉參軍武帝當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
晦代之晦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酬對無失帝奇之卽日
署刑獄賊曹累遷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達之
戰死帝將自登岸諸將諫不從晦持帝帝曰我斬卿晦
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藩登岸賊退
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涉獵文義
博瞻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爲恨
帝深加愛賞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帝於彭城大
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帝卽代作曰先蕩臨

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羣臣
並作時謝琨風華爲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
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劉穆之遣使陳事晦往往
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不及帝欲以晦爲從事中
郎穆之堅執不與故終穆之世不遷及穆之喪問至帝
哭之甚慟曰喪我賢友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閣參審其
日敎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建爲右衛將軍加侍中武
帝聞咸陽淪沒欲復北伐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於是
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命羣僚誦詩晦詠王粲詩曰南
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帝流

涕不自勝及帝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晦領游
軍爲警加中領軍封武昌縣公永初二年坐行璽封鎮
西司馬南郡太守王華而誤封北海太守球免晦侍
中尋轉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
直殿省總統宿衛及帝不豫給班劔二十人與徐美之
傅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卽位加中書令與徐傅輔
政及少帝廢徐美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加
都督欲令居外爲援慮文帝至或別用人故遽有此授
精兵舊將悉以配之文帝卽位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
發新亭顧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進封建平郡公固讓

又給鼓吹一部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冀以免禍二女
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二年遣妻及長子
世休送女還都先是景平中魏師攻取河南至是欲誅
美之等并討晦聲言北行又言拜京陵裝舟艦傅亮與
晦書言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
當遣外監萬幼宗往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
正月晦弟黃門侍郎矚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
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
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
幼宗豈有止理晦尚謂虛使承天豫立答詔啓草北行

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慧得尋陽人書言其事已審
使執晦晦問計於承天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
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
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哉承天曰尚未至此其
在境外晦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
何晚吾不愛死負先帝之顧如何又謂承天曰幼宗尚
未至若後二三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曰程說
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決戰士
人多勸發兵晦問諸將戰士三千足守城乎南蠻司馬
周超曰非徒守城若有外寇亦可立勲司馬庾登之請

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卽命超爲司馬轉登之爲長史
文帝誅美之等及晦子世休收矚世子平兄子紹等晦
知訖先舉美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旣而自出射堂集
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言臣等若志欲專權不顧國典
便當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得汭流數十虛館三月奉
迎鑾駕以遵下武故廬陵王於滎陽之世屢被猜嫌積
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
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又言美之亮無罪見誅王弘
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帝時已戒嚴尚書符荆
州暴其罪狀晦率衆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

于破冢旗旌相照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移檄建鄴言王弘曇首王華等罪又上表陳情初晦與徐傅謀爲自全計晦據上流檀鎮廣陵各有強兵足制朝廷美之亮於中知權可得持久及帝將行召檀道濟委之以衆晦始謂道濟不全及聞其來大衆皆潰晦得小船還江陵初雍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敞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大破之俄而晦至江陵無佗唯愧周超而已超其夜詣到彥之降晦乃攜弟遜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遜肥不能騎馬晦每待不得速至安陸延頭晦故吏戍主光順之檻送建鄴於路作悲

人道以自哀周超旣降到彥之以參府事劉粹遣告彥之沙橋之事敗由周超彥之乃執與晦等並伏誅世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爲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旣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晦女爲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狼籍都市言訖叫絕行人爲之落淚晦死時年三十七庾登之殷道鸞何承天自晦下並見原

瞻字宣遠一日名檐字通遠晦次兄也六歲能屬文爲

紫石英贊果然詩爲當時才士歎異與從叔琨族弟靈
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琨詠之王弘在坐
以爲三絕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兄弟事之同於至
親劉弟柳爲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遠自楚臺祕書
郎解職隨從故爲柳建威長史後爲宋武帝相國從事
中郎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
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爲業汝遂
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
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間勲名

佐世不得爲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爲一時之冠方之公間本自遼絕瞻歛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常以裁止晦如此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帝欲以瞻爲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爲戲笑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功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療幸於不永晦聞疾奔波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

謗時果有詐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帝以晦禁旅不得
出宿使瞻居於晉南郡公主壻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
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
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爲國爲家卒時年三
十五瞻文章之美與從叔琨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瑒
無才能爲祕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琨患之欲
加裁折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瞻弘微等
共遊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
曰祕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
止

瞻弟矚字宣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矚晨昏溫清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爲疾畏驚而微賤過甚一家尊卑咸矚至性咸納履行屏氣語如此者十餘年位黃門侍郎從坐伏誅

澹字景恒晦從叔也祖安晉太傅父瑤琅邪王友澹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爲雲霞之交歷位尚書宋武帝將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劼進璽帝曰此選當須人望乃使澹攝澹嘗侍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以爲澹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然意不說不以任寄後復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羣臣但須委屈

南史卷十九 列傳
順者乃見貴汲黯之徒無用也帝大笑景平中累遷光祿大夫從子晦爲荊州將之鎮詣澹別晦色自矜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色甚愧元嘉中位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初澹從弟混與劉毅昵澹常以爲憂漸疎混每謂弟璞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混尋見誅朝廷以澹先言故不及禍璞字景山幼孝友祖安深賞愛之位光祿勳

謝裕字景仁朗弟允之子而晦從父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允字令度位宣城內史景仁幼爲從祖安

所知始爲前軍行參軍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
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唯景仁不至年三十而方爲
著作佐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
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而方佐著作郎玄建楚
臺以補黃門侍郎及篡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強識
善敘前言往行玄每與言不倦玄出行殷仲文卞範之
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宋武帝爲桓修撫軍
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說因留帝食食未
辦而景仁爲玄所召玄性促俄頃間騎詔續至帝屢求
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食豈不

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帝甚感之及平建鄴景仁
與百僚同見武帝目之曰此名公孫也歷位武帝鎮軍
司馬復爲車騎司馬義熙五年帝將伐慕容超朝議皆
謂不可劉毅時鎮姑孰固止帝以爲苻堅侵境謝太傅
猶不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
烈應天人之心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樹宜推亾固存
廣振威畧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修復園
寢豈有縱敵貽患者哉帝從之及北伐大司馬琅邪王
天子母弟屬當儲副帝深以根本爲憂轉景仁大司馬
左司馬專總府任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爲尚書左